感性整体与反思整体

——麦克卢汉、海德格尔与维科的互文阐释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如今麦克卢汉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媒介社会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具体说就是对媒介技术的感性视角。文章以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一次援引为研究对象,并延及维科的“复归”思想,其主线是展示麦克卢汉对感性视角的运用,这个视角的特点是对整体性的寻找。文章在对维科“复归”思想的讨论中,区别了两种整体性:感性整体和反思整体。麦克卢汉追求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而其价值取向是人文主义,但这是被电子媒介所更新了的人文主义。

[关键词] 麦克卢汉; 海德格尔; 维科; 感性整体; 反思整体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6-0086-05

引语:援引研究的方法论

虽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与海德格尔的相遇促成了麦克卢汉关于技术与感性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有十足的把握说,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麦克卢汉的论辩活力和理论自信的。

麦克卢汉在其“著书立说”中三次援引^①海德格尔。“援引”是一种常见的写作形式,一种思想的表述方式。我们看得见的是,“援引”是对援引者观点的佐证,观点或观念在先,佐证(授引以证之)在后;我们看不见因而无法确知的是,除非作者本人爆料,被援引者曾在某一具体情境中为援引者豁然洞开或潜移默化将其导入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麦克卢汉没有说过海德格尔是他思想形成的机缘,但对一个有过写作经验的人来说,“援引”既是形式上的佐证,也不排除其可能就是内容上的引发、诱导。理论上它可以同时就是两者。退一步说,即使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援引”仅仅属于前者,只要它是诚挚的,而非炫富(于知识)的,海德格尔也是业已成为麦克卢汉思想构件了。在此意义上,研究麦克卢汉而不触及他的各种“援引”,海德格尔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便不能体验到其思想的丰富、博大和深厚。研究对海德格尔的“援引”或海德格尔就是研究麦克卢汉本人。借鉴麦克卢汉的措辞,“援引”构成了援引者的思想“环境”,援引者就身陷在他通过“援引”所营造的“环境”之中,被援引者不再是援引者的“客体”而成为一个“生态”环境。

这是麦克卢汉和由他所开启的媒介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但是任何“援引”,或者,任何一种思想“工具”的援入,都不能完全克服被援或援入者的异质性和他异性。即使在一个共处的“环境”中,海德格尔也不会是麦克卢汉,反之亦然。在援引者与与被援引者之间总有抹不去的裂痕、缝隙和差异,这或许使援引者感到窘迫,但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则是意义的出口,换言之,生产性阅读将由此而变得可能。我们既要阅读字面,那一般是作者的意图;我们更要阅读“字里行间”,在其中建立不同于作者意图的新的意义链接。

具体于下文拟研究的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援引,我们的方法是首先抓住麦克卢汉的援引意图,即通过这些援引他希望表达什么,然后摘除麦克卢汉加诸海德格尔的引号,即复原一个真实的海德格尔,但限于本研究的主题,我们不会展开对海德格尔的一个全面的考察,而是仅仅关注海德格尔是如何处理麦克卢汉将他放在括号之中从而对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由此我们能够看清麦克卢汉是否达到了他援引的初衷,但这并不十分重要,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揭露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误读,而是利用麦克卢汉、海德格尔各自的思想成果,利用两位思想大师在被麦克卢汉所设置的议程上所建立的对话关系,深化我们对于其问题的认识,并推出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它们并非一定会更高明一些,但一定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样的不同则可能催生出进一步的阅读。不言而喻,这所有问题的核心是技术与感性

[收稿日期] 2014-09-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研究”资助(编号:10BZW010)

[作者简介] 金惠敏(1961-),男,河南浙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的关系。

一 电子海德格尔与机械笛卡尔

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研究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首次成规模的援引。

这次援引出现在《古登堡星汉》(1962),其中关于海德格尔的评论被作为标题,分外抢眼,且如格言一般地凝练:

海德格尔乘着电子浪头踏板滑行,得意洋洋,一如笛卡尔乘着机械浪头前进^{[1]248}。

这好像是说,海德格尔是电子时代的英雄,而笛卡尔则是机械时代的英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弄潮儿和胜利者,他们都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神气活现!我们已经知道,“电子”与“机械”对于麦克卢汉具有划分时期的意义,但是它们与海德格尔和笛卡尔的哲学又何相干呢?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笛卡尔的哲学在麦克卢汉的眼中为什么呈对抗的姿态?

还是让我们先来读一读麦克卢汉的阐说,然后从中找出答案吧!麦克卢汉是这样阐说的:

由古登堡用分离的视觉所编舞的这种心灵芭蕾,差不多就如康德之假定欧几里德的空间为先验一样是哲学性的。但是,字母一类的把戏对人类而言一向是哲学和宗教之假说的一个潜意识来源。当然海德格尔似乎更有理由将语言自身的整体性用作哲学材料。因为,至少是在非读写时期,存在着所有感觉之间的比率。然而这并非说,非读写一定要比印刷的种种用途更是一个反对读写的判决。事实上,海德格尔看起来几乎没有觉察电子技术有助于提升其本人在语言和哲学上的非读写偏向。只要简单地浸入我们电子情境的形而上学组织,便会轻易地产生对海德格尔出色的语言学的热情。如果说笛卡尔的机械论在今天显得琐屑无谓,那么由于同样潜意识的原因它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光彩夺目的。在那样的意义上,所有的风潮都标志着某种梦游状态,都是批评性地导向技术之心理效应的一种方式^{[1]248}。

我们的引文暂且打住,因为它已清楚地表明:一种哲学思潮的流行,其背后是某种社会无意识的涌动;而此社会无意识又是某种技术包括语言的一个后果。这简单地说就是,技术感性地作用于哲学和社会。而由于其独特的作用方式即通过感性或对感性比率的变化,技术的效应便总是不被觉察,它处在“潜意识”层次。具体于海德格尔,沿此思路,麦克卢汉指出:第一,麦克卢汉哲学呼应于作为技术的语言,换言之,其哲学构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语言的产物。而语言又可分为口语的和书写的,那么,第二,更具体地界定,海德格尔的哲学具有“非读写偏向”,即它倾向于口语而反对于书写。第三,海德格

尔之所以偏嗜口语或非读写,乃是由于它代表了“所有感觉”或者这所有感觉之间的“比率”即平衡、协调和生态。相反,书写或读写则表示一种感觉即视觉之“分离”、之独大于其他感觉,是对感觉“比率”的破坏。第四,反对字母文化,麦克卢汉推崇电子媒介,它是克服了字母使用所造成的感觉分裂而向着感性整体的回归。电子媒体意味着非读写文化的复兴。

虽然麦克卢汉将海德格尔和笛卡尔分别对应于电子媒介和机械媒介,相对于各自所游戏的媒介,他们都是胜利者,但不言而喻,海德格尔的胜利是“现在进行时”,而笛卡尔则是“过去时”,是往日的英雄了;或者毋宁说,海德格尔的出现就是笛卡尔的末日,但此根本的原因不是海德格尔,而是连海德格尔也没有意识到的印刷媒介的式微和电子媒介的兴起。众所周知,笛卡尔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标志性人物,而海德格尔则是笛卡尔主客体二元论的著名反对者;麦克卢汉没有颠覆这一西方哲学史常识,而是置其于与媒介技术的一种动态关系之中,以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感性后果提示哲学范式从认识化向本体论的转折,这无论如何都堪称一种独辟蹊径因而更新知识的思想了。

二 维柯:复归、反思、感性、整体

在上引集中谈论海德格尔这一章稍靠后的部分,麦克卢汉再次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尽管一笔带过,但依旧是意味深长的,值得细细体味和辨析:“维柯,如同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中的语文学家。”^{[1]249}如果说维柯在哲学上就像海德格尔,那么从逻辑上说倒过来也是一样的,即海德格尔就像维柯。这种语言游戏说来当然是简单了一些,但它绝对是无可挑剔地将我们引向这样一种判断:麦克卢汉对维柯的评说亦可移之于海德格尔。

麦克卢汉不是维柯专家,他关于维柯的知识和由此而生的引以为同调至少在此处是基于他对A. 罗伯特·卡波尼格里(A. Robert Caponigri, 1915—1983)《时间与理念:维柯的历史理论》这类二手文献的阅读。卡波尼格里的著作有两点吸引了麦克卢汉:其一,对维柯而言,历史的时间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对位性的,它同时包含多条发展线索,因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的或同时性的”^{[1]250}。其二,维柯的时间概念“ricorsi”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族的时间历程”(the course of nations through time)^{[2]130}②;虽然并非与时间了无干系,但它同时存在或运行于所有的时间,是超时间的,故而又是无时间或反时间的。如果说“神意的权威建立了普遍历史,即人类精神在理念中向其自身的全面呈现”,那么“根据这一原则,至高无上的‘ricorso’就由人类精

神在理念中所成就。它在其行动中拥有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一行动又完全符合其自身的历史性。”^{[2]142③}在时间中却又不为时间所束缚,或者也可以说在空间中却又不拘于某一空间,“ricorsi”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它因而从宗教上说接近于“神意”(providence),是“神意”的体现或“神意的一个特别运动”^{[2]138},而在哲学上卡波尼格里说它是“反思的纯形式”:“可以认为,‘ricorso’不是精神的一次偶然运动,而是其最内在和最本质的运动。‘ricorso’的运行机制等同于精神或意识的反思性运动。”^{[2]137}

麦克卢汉太需要这样的“ricorsi”了,因为它是多元与绝对、外在与内在、有限与无限、动态与静态、瞬间与永恒、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对抗的解除或整合。也许是因为太需要这个“ricorsi”了,麦克卢汉于急切间未能听见卡波尼格里关于“真理”可能丧失于“反思”的警告。卡波尼格里指出,维柯曾经辨别过两类“野蛮”:一是“感性的野蛮”(the barbarism of sense),一是“反思的野蛮”(the barbarism of reflection)。前者虽然所承载之真理有限,但它并不偏离于真理。譬如“幻想”(phantasy),由于其不假思索,它总是与真理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再如野蛮人英雄的冲动尽管或许残暴无情,但实乃出自天然而非蓄意。“反思的野蛮”则不同,它可能包含着谎言和欺骗;这种可能性不是因为别的而恰恰出自于“反思”或“理性”之固有品性:它们不是“自发的和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和可重复的。正是在此间接性的层次上谎言乘虚而入。在反思之中,人并不怎么为真理所掌控,倒是真理为他所掌控”^{[2]138-139}。是否妥当不论,卡波尼格里据此将“启蒙运动”之高扬“理性”作为一个较“中世纪”要更野蛮的例子。他警告:“反思的野蛮就是包含在‘ricorso’过程之中的风险。”^{[2]139}因而即便说“ricorsi”像麦克卢汉所读解的那样包罗万象、纵横古今,而由于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反思”来取得,或者说,在反思中实现,麦克卢汉也不会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ricorsi”给他的是“反思”的整体性,而他,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所需要的是“感性”的整体性;他在“反思”不仅不可能生产出“整体性”,反倒是对“整体性”的破坏,它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思的整体性是一些唯心主义或准唯心主义的主张,如柏拉图的“理性”,如黑格尔的“概念”,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康德的时间和空间,甚至也包括被“整体化”了的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它们都或显或隐地自诩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或更系统、更全面、更本质、更充实,而全然不顾因其反思性或间接性而招致的片面性和虚幻性。反思、理性,在功能上就是要造出一种整体性,但这样的整体性是在反思、理性范围内的整体性,因而

是一种有限的整体性,是从世界整体从身上剥离出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在麦克卢汉对卡波尼格里的援引中两次出现“在理念中”一语,这相当明显地规定了“普遍历史”和“人类精神”“全面呈现”之发生处所即“在理念中”,而不是麦克卢汉所想望的“在感觉中”,因而这也是不容歧义地规定了其性质即为反思的整体性。

或有人提出:在维柯的“ricorsi”中除了反思之外是否也有感性的位置呢?维柯本人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然从其《新科学》之相当篇幅是关于各民族“演进”(corso)历程及其诗性特征这一事实来推测,以及如果将“ricorsi”也作为“历史”的运动或实际发生的过程^④,那么维科绝不会否认实践层面上的“感性”的存在。“演进”或“ricorsi”,尽管方向相反,然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实践”。但是如果依据卡波尼格里的分析,再者,如果麦克卢汉也相信其分析,那么情况则恰好相反:在“ricorsi”中不可能有感性的位置。卡波尼格里承认“ricorsi”之作为一种历史实践,但对他更关键的是控制和引导这一实践的精神;而且他认为,惟有在“精神”层面才可以谈论“ricorsi”,而“物质的复演(recurrence)依此说来毫无意义。被恢复的制度甚至在一个物质的意义上都不能等同于它们所模仿的制度”^{[2]133}。时光不会倒流,每一时间都是具体而特殊的,因而“逝去的生活”^{[2]134}是永远地“失去”了,没有“失而复得”的可能。勉强给予这失去的生活以其以前的物质形式,如“仪式”、“表演”、“习语”(formulae),也只能流于“空洞的姿势和徒有音响的语词”^{[2]134}。剔除了“ricorsi”之一切的实际内容,它就只能被解释为如前所引的“反思的纯形式”,即是说,“精神上反思之根本作用就其本身而言乃是‘ricorso’最纯粹之类型”^{[2]137}。通俗言之,任何“复古”都不能真的把我们带回古代,更毋论成为古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对古代的一种“反思”,一种“取向”,既无涉对象之内容或某一具体之对象,亦无关乎主体之态度或主体之真实存在。如此的“ricorsi”哪里容得下麦克卢汉的“感性”?!因为,感性虽可抽象地谈论,但被谈论的感性便不再是存在中的感性。感性存在着,而理性不存在;感性因其存在而只能是具体存在,具体于某一情景,某一个体,而理性因其不存在而可以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无处不在诱使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误以为唯有理念、概念等才是真实、富饶而美丽的。退一步,如果既承认理性的整体性,也承认感性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心里必须清楚,那说的是两种一直以来互不承认的整体性,例如麦克卢汉的整体性就不会承认黑格尔的整体性以及似乎有黑格尔幽灵盘桓其上的卡波尼格里阐释中的维柯的整体性。

需要补充,尽管卡波尼格里渴望同时抓住“ri-

corsi”的时间性和理念性,如其著作标题所突出的,他不想像克罗齐那样,将“ricorsi”仅仅看作“精神的循环”^{[2]131},而是强烈要求“精神的完整性……必须同时拥抱感觉与理智、形象与理念”^{[2]135},并且还表示,“ricorsi”所意味的“返回”虽然是“在理念中”,但之前也“非反思地”^{[2]136}或“在一个自发的基础上”^{[2]136}存在着,然而在这一意义上,严格地说,是谈不上真正之“ricorsi”的。卡波尼格里指出,“‘Ricorsi’完全发生在反思的层面上;不过其行动的特点是:在相当不同的另一层面上即在前反思或自发的层面上,生命活力原则,显然不是在其直接性,而是在其理念中,被再次捕捉。‘Ricorsi’这一概念在其最本源的形式上是一反思的过程或运动,通过这一过程或运动,精神的自发性生活在反思和自由的层次上被获取和复活。”^{[2]133}这就是说,唯有“反思”才是“ricorsi”之本质,而感性则是反思借以表现自己的形式。实际上,感性不具有“ricorsi”一词所意味的“返回”,它没有方向。

对于感觉与反思,维柯本人有严格的区分:“起初人们只是感觉而不反思其感觉的对象,后来他们开始反思,不过其心灵是焦躁不安的;最终他们达到了纯粹反思的思维。”^{[3]218⑤}对维柯而言,感觉和反思在其性质上是绝不能混淆的,但他决非说在具体的思维活动中心不存在感觉的作用,其与反思的协同。所谓“纯粹反思的思维”因而只是说,在一个思维活动中可以理论地辨析出“纯粹反思”来。维柯还比较过诗与哲学的语句,他认为前者出自于激情与感受,而后者则是反思和推理的产物;其更重要的区别是,前者系于特殊性,而后者则升至普遍性^{[3]219}。

无论是维柯还是其阐释者卡波尼格里,对于麦克卢汉,他们方便给出的是反思或理性的整体性,而感性的整体性就让他们犯难了:在“ricorsi”理论中,感性由于没有“返回”或方向,因而便应该没有整体性,它被束缚于自身,于“特殊性”,于局部,而如果将诗的特殊性阐释为它的普遍性或整体性,这是麦克卢汉所喜欢的,但前提必须是将维柯的历史的时间结构解释为一种无意识结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民族无意识,将无意识去统领意识,然而这势必引起维柯整个思想体系以及卡波尼格里阐释体系的崩溃或重新建构。我们没有必要强人所难,而且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克卢汉也无此意图,他就没有看见维柯和卡波尼格里莫须有的感性的整体性,他只是抓住他们确有的反思的整体性而误以为就是他所需要的感性的整体性。

三 语言的整体性与反思的整体性

在其评点维柯的前述文段,麦克卢汉还涉及了

语言的整体性问题。第一处,前文已引,即,“维柯,如同海德格尔,是哲学家中的语文学家。”他们两位一个共同的特点确实是从语词切入精神的深层,而且也许如麦克卢汉所暗示的,他们还共同将语言作为生活或生命的存在。

第二处,方才未予引入,即,针对维柯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的和同时的这一观点,麦克卢汉设想,“乔伊斯应该接着说,借助于语言自身,[所有的历史也都是]所有经验的同时性储藏室。”^{[1]250}这不难理解,任何语词都层叠着种种意指,而且这种种意指还同时性地存在着,因而一些被历史雪藏至深的意指虽然被许多人遗忘了,但随时都有被激活的可能,或者在有些人是遗忘了,而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它们的鲜活的记忆,于是言语交流的错位不可避免。

语言汇聚了既往一切历史年代的一切经验,但体会到这一点并不必然地走向海德格尔以语言为真理的本体语言观,那是海德格尔建立起的特别道路,而在别人则仍可从容不迫地行进在通向工具论或认识论之语言观的康庄大道上。

读过卡波尼格里的维柯阐说,麦克卢汉试图推荐给我们的海德格尔形象便愈加清晰了:前引海德格尔以之为哲学素材的“语言自身的整体性”不是卡波尼格里所警惕的“反思的整体性”,其不同在于前者包含着“所有感觉之间的比率”,而后者则既无感觉,更谈不上各种感觉所构成的和谐整体。

不过迨至现在我们仍然是在麦克卢汉所构筑或重构的海德格尔世界打转,我们看清的是麦克卢汉的海德格尔,而非海德格尔本身的存在。因而我们还必须追问什么是真正的海德格尔,然后才能知道麦克卢汉的海德格尔究竟与海德格尔本人相距多远或多近。顺着麦克卢汉的思路,我们关注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论与麦克卢汉的感性有何关系?进一步,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是否也考虑过麦克卢汉的感性?这些有待另案研究。

小结:感性视角和感性实践

无论我们将来的考察结果是否有利于麦克卢汉,但他对海德格尔研究的一个贡献是无法抹煞的,即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海德格尔的感性视角。海德格尔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但这样的视觉还较罕见;做一比喻,它仿佛是在拥挤不堪因而空气污浊的海德格尔展览馆里突然而至的一股清凉之风。我们暂且不去直接观瞻海德格尔的真身,而是继续倾听麦克卢汉关于海德格尔的讲述或故事。我们唯觉遗憾的是,在本文中维柯历史观与感性的关系只能是搁置不论了。

为弥补此遗憾,我们暂时能够做的是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任何历史的当代性,我们知道,克罗齐特别欣赏这一点,或者任何当代的历史性,又或者历史、当代与未来的共时性存在,一方面可以出现“在理念中”,在理性的反思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潜在感性的活动中,因为人的感性活动不是纯粹动物性的生命冲动,而是有许多文化、历史、知识和理性物化于其中,例如日常生活虽为生活,以物质形态存在,然而此“生活”又是被“日常”化了,是被编码了的生活。于是我们有言:“我们过着某种生活。”所谓“过着”在汉语中有移动的意思,既然是“移动”,必然是在空间上从此处到彼处,这就意味着“方向”了。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只要我们在“过着”一种生活,我们就是在“引导着”、驾驭着或意识着自己的生活了。“日常生活”乃是无意识与意识在物质层面上的交织和混融。

第二,强调“ricorsi”的反思性,暗含着人在创造其历史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维柯《新科学》的一个目的即是证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第三,任何“corso”都同时带有“ricorso”,换言之,任何“过程”都有“反过程”。这是物体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但也并非说,历史的复归只是一个纯物理、纯客观的运动。事实上,复归体现为反思,是自觉的复归;历史的过程同时是思想的过程。人思“前”想“后”,瞻“前”顾“后”(瞻顾是思想的考量)，“审”时“度”势,从而做出“复归”的决断。对人类历史而言,不存在无主观决断的行动,即便事后证明是错误决断的行动。不过过份强调历史的思想性将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反之乃是历史机械唯物主义。我们无兴趣于两种历史观的分野,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历史理性与历史感性,理性与感性在历史的运动包括“ricorsi”中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

话题已经扯远,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是,历史的复归不仅有他在卡波尼格里那儿看到的反思及其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统观,也有他没有看到的感性及其在实践中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处。

注释:

① 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援引”一词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涉(reference),第二层意思是引以为援(助)。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直接引语,也可以是笼统引述。

② 麦克卢汉引用了卡波尼格里的这个句段(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P. 250),但未标明出处。

③ 麦克卢汉援引了这些句子,并正确地标注了出处,见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P. 250.

④ 卡波尼格里指出:“人类、人性,并不横跨两种历史,而是一种历史:其普遍史存在于民族史之内,与民族史共在。”其实“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一语就已经悖论性地透露了这个意思:普遍性寄寓在特别的历史之中。对此,卡波尼格里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的,他反复申明:“在维柯的理论中……人类精神结构自身是历史性的,即是说,内在于其本身的现象学。”A. Robert Caponigri. *Time and Idea: The Theory of History in Giambattista Vico*[M].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2004 [1953]. 142.

⑤ 注意:朱光潜将英文版的“feel”和“observe”分别译作“感触”和“感觉”(见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05.),似难讲通。

[参考文献]

- [1]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 [2]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 [3] Giambattista Vico. *La Science Nouvelle*, traduction par Ariel Doublin[M]. Paris: Nagel, 1953.

Perceptive Totality and Reflective Totality

—An inter-textual study of McLuhan, Heidegger and Vico

JIN Hui-m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McLuhan is now widely regarded as a key to open the secrets of the media society. This key is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ption concerning media technology. Dealing with McLuhan's reference to Heidegger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Heidegger in the context of Vico's theory of “ricorsi”,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expose how McLuhan employs the perceptive perspective that aims at a totality. In its discussion of Vico's conception “ricorsi”, a distinction is made sharply between perceptive totality and reflective totality. What McLuhan looks for desperately is the former but not the latter, and in this sense, McLuhan's value-orientation is humanism, but which is updated by electronic media.

Key words: McLuhan; Heidegger; Vico; perceptive totality; reflective totality